

杨通方 著

中韩古代关系史论



杨通方 著

中韩古代关系史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韩古代关系史论/杨通方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2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ISBN 7-5004-1850-7

I. 中… II. 杨…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朝-古代 IV. D829.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260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66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9.60 元

目 录

自 序	(1)
周汉时期中国与古朝鲜的关系	(4)
汉魏时期中国与三韩的关系	(16)
汉唐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关系	(19)
前秦至后唐时期中国与新罗的关系	(34)
五代至蒙元时期中国与高丽的关系	(73)
明朝与朝鲜的壬辰卫国战争	(125)
论高句丽君主世系中不存在山上王延优其人	(140)

附录一

汉唐与高句丽关系史料	(149)
------------	-------

附录二

《隋书·东夷高(句)丽列传》订误	(206)
《新唐书》、《资治通鉴》唐高宗显庆五年十二月壬午条 应予删除	(209)
《资治通鉴》唐纪高宗乾封二年九月记事应加修订	(211)

自序

笔者1948年夏毕业于南京国立东方语专韩语科，旋即赴韩，留学于Seoul大学文理学院史学科，专修韩国史。不幸于1950年临近毕业时，6·25战争爆发，仅三日，汉城解放，我也被解放。不久，美军在仁川登陆，我们奉命北撤。在战争条件下，军运紧张，我们只能在夜间，而且经常是在空袭的情况下集体步行。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终于平安渡过鸭绿江，回到祖国。

1949年，东方语专奉周恩来总理指示，并入北大东语系。有此机遇，自1951年8月起迄今，我一直先后在北大的东语系及韩国学研究中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由于我是从敌对国家返国的，在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大小气候条件下，理所当然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被怀疑。我回国不久，碰到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三反运动。尽管我认真进行思想检查，但始终得不到肯定。群众给我一致的回答是“我们对你不了解”。潜台词即不信任。

1955年，由胡风事件引起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我受到严厉审查，并因此被取消上讲坛面对学生进行教学的资格，被分配在二线从事词典编纂等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才被有限度地允许再上讲坛进行教学。

文化大革命中，我再次受到严厉审查，经受多次批斗，被下放到血吸虫疫区，从事大田作业的各种繁重劳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烧锅炉、清扫厕所等劳动，一直没有间断过。

在上述情况下，我自然不存在发表论著的可能性。感谢小平同志，感谢党，清除四人帮，拨乱反正，使我这个坎坷大半生的人也获得了新生。国内外政治大小气候继续好转，中韩建交并迅速发展了两国间各方面的友好交往。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成立起来了，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的韩国中心也相继成立起来了。本书中的各篇论文以及《汉文化论纲·中朝文化交流》都是这一时期陆续写出来的。像我这样一名老知识分子，今天能有机会发表我治韩国史的论著，当是我最大的幸福。

饮水思源，把我领上治韩国史的学术道路的，是我的恩师、高丽大学前校长金俊烨先生。

鉴于日本军国主义即将战败，韩国即将独立，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东方语专增设韩语科，以培养这方面的外事人材。但国内找不到适当的师资，经向韩国临时政府求助，得到热忱响应，派来了金俊烨先生。

金先生原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专攻中国史。二战后期，日本兵源严重不足，先生是被日军强征入伍的第一批韩国学生。从被强征入伍的第一天起，先生就决心冒死逃出日本军营，投奔韩国临时政府的独立军，与中国军民并肩抗日。先生逃离日本军营成功，经中国游击队协助，如愿参加了韩国独立军。到语专执教前，先生曾先后在李范奭将军、李青天总司令身边工作。先生在语专执教的同时，还在中央大学研究生院继续研修中国史。

先生早年就对中韩文化交流有设想，有实际的努力。先生教出了二战后中国第一批韩语大专毕业生，选出其中成绩最优秀的前三名，亲自把他们带到韩国，送入Seoul大学史学科留学，而且还确定了第二、三批赴韩留学的名单。我就是第一批赴韩三名留学生之一。韩语科第一、二届学生，各有三十多人，他们都是先生为中韩文化交流辛勤播下的种子。但与韩国学研究有关的学人，最终有幸得以坚持下来的只有我一人。

在北大朝语专业，最初的一名中国教师是我。我陆续教过的学生中，以后有不少成为教育、文化、外事部门的中坚力量。而且经过他们又培养出第三、四代的后继人材。因此，金先生后来在访华中的许多场合都被尊称为祖师爷。

1949～1985年，先生一直在高丽大学执教，任助教授、副教授、教授，参与创办高大的亚洲问题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1982年被推选为高大的校长。韩国的中国学会是先生参与创建的，并曾任会长多年。中国学会当前已是拥有数百会员的庞大学会，其中不少会员都是经先生之手，培养起来的知名学者。北大、杭大、复旦、山大、辽大的韩国研究中心，也都是在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环顾今天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不能不想到、感谢二战后中韩文化交流的主要奠基人金俊烨先生。为此，笔者谨将本书及《汉文化论纲·中朝文化交流》作为献给先生的两束小花。

笔 者

1995年6月于北大燕南园

周汉时期中国与古朝鲜的关系

古朝鲜是韩半岛最早出现的王国。本文所论中韩两国的古代关系，以政治方面为主线，并随历史事实的发展，也自然地涉及两国间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关系。

据《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遗事》等中、韩两国的史籍记载：箕子，名胥余，是商朝末年的太师、纣王的叔父。纣王无道，箕子进谏被囚。周武王推翻商朝，释放箕子，箕子去朝鲜，周武王因封箕子为朝鲜侯。

《汉书·地理志》燕地条记载：“……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涉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①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每）人五十万。……”

成文法是社会发展到较高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八条”表明：古朝鲜已有成文法，已进入程度颇高的文明社会。

对《汉书》的这一记载，韩国、朝鲜及其他国家的有关学者，一般均予以肯定。

从《汉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古朝鲜的统治阶层来自中国。也就是说：《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是来自中国的流民集团制定的。

对上述这一说法，有的学者予以否定。论据是以推理的方法，说明古朝鲜的统治阶层是古朝鲜的土著人^②，而不是外来的中国移民。

笔者以为：1. 任何一种文化，包括汉文化在内，如果不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以丰富自己，这种文化的前途，必然会枯萎，乃至死亡。古朝鲜汲取中国文化，制定《犯禁八条》，应该说这是一种开放性的进步措施。2. 对《汉书》关于《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的记载，在没有有力的论据存在之前，只肯定“八条”的具体内容，而仅以推理的方法否定“八条”的制定者，把《汉书》的记载予以割裂，这在方法论上看来是难于站住脚的。

《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表明：最晚在商末周初，中韩两国已有文化交流。在文物制度方面的交流，已由权威性文献《汉书》留传下来。

在考古及神话方面，亦反映出古朝鲜与中国在文化上存在着无庸置疑的联系。

韩半岛在青铜器时代，大体是在公元前10到5世纪。韩半岛的琵琶形青铜短剑，突脊曲刃，与中国辽宁所发现的形制一致。韩半岛青铜器时代的墓葬石棚，又称支石墓，其形制分为北方式及南方式两类。北方式作桌形，分布于半岛的中部及其以北，与中国辽宁所发现的形制一致。南方式作棋盘形，分布于半岛南部，与中国山东所发现的形制一致。

黄海、渤海沿岸，古为东夷区，共有一种氏族始祖“卵生”的神话。

基于以上诸点，可证实中国的山东、辽宁一带与韩半岛古代在文化上所存在的联系。

箕子是东夷人，在殷商灭亡后，他东走东夷地区朝鲜，是不可能的。

考古还发现：韩半岛北部各地大量出土中国战国时期燕国货币明刀钱，多者一次达千余枚。表明：公元前4到3世纪，燕国与古朝鲜在经济上更加发展了彼此间的联系。^③

箕子的后裔朝鲜侯见周衰，燕侯自尊为王，企图往东侵占朝鲜领地，朝鲜侯因之也自称为王，并准备兴兵逆击燕，以尊周朝王室。由于一个名叫礼的大夫阻止，朝鲜才没有出兵，而是派礼赴燕，通过理谕，制止了燕对朝鲜的进攻。

秦统一中国后，派蒙恬筑长城到辽东。这时箕子的四十多代后裔朝鲜王箕否，怕秦来袭击，表示服属于秦。箕否死，其子箕准继位。这一时期，由于秦末的战乱，燕、齐、赵等地多达几万的流民，流亡到朝鲜，箕准把他们安置在西部地区。

刘邦建立汉朝，封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以浞水（今清川江）为界。

公元前195年，卢绾叛汉投入匈奴。约在此后不久，燕人卫满带领成千汉人，东渡浞水，入朝鲜，居住在秦故空地的上下障。

准王拜卫满为博士，赐给圭，封给西部百里的地方，令其守卫之。

卫满不断招引汉人流民，当其力量聚集雄厚之后，于是派人通报准王，诡称汉朝派十路大军来攻，请求到准王身边守卫。准王许诺，卫满乘机攻准。准王战败，带领左右宫人，从海上逃到半岛南部地区，箕氏朝鲜亡。

卫满驱逐箕准后，自立为朝鲜王。

辽东太守经过汉朝廷的批准，约卫满为外臣，保卫塞外，务使汉边境不受侵犯；对境外各国与汉朝通商，不许加以阻碍。卫满因此得以施展兵威，并从过往通商使团中得到许多利益。

卫满征服邻近小邦，真番、临屯都来服属，领地扩大到方圆几千里。

王位传到卫满之孙卫右渠时，所招引的汉人流民更为增多，势力更加雄厚，右渠于是不肯再向汉朝通贡，并阻碍邻近真番的诸小国与汉朝通贡。

公元前128年，经过汉使彭吴的晓谕，涉族的君长南闾反叛

右渠，率领 28 万人归顺辽东。汉朝在涉族地区设置苍海郡，因耗费过大，于公元前 126 年春撤废。

为重新开通东方的通贡道路，汉武帝于公元前 109 年，派使臣涉何到朝鲜晓谕右渠，右渠始终不予同意。涉何回汉朝到达边界沮水时，命随从斩杀了来送行的名叫长的朝鲜裨王，然后渡过沮水，驰入边塞。涉何回到朝廷，报称斩杀了朝鲜裨王。朝廷没有追究这一事件，而是予以嘉奖，并任命涉何为辽东东部都尉。

右渠怀恨涉何，出兵进攻并杀死了涉何。

为此，汉武帝于公元前 109 年秋，派楼船将军杨仆，从齐地渡渤海，派左将军荀彘出辽东，共发兵五万人，水陆两路联合攻打右渠王。

楼船将军率领齐地水军七千人，首先到达朝鲜列口，未待左将军兵到，便单独进军至王都王险城下。守城朝军发现汉水军人数不多，立即出城迎击，汉水军被击溃。将军杨仆失散部下，躲逃进山，经过十多天，才把溃散部队收集起来。

左将军进攻朝鲜沮水的西军也经久没有取胜。

汉朝廷为水陆两军出战不利，派卫山藉大军压境之势去晓谕右渠。右渠表示愿意降服，并称前此进行抵抗，是怕两将军谋杀。随即派遣太子到汉朝廷谢恩，献军粮及马匹五千。

太子带领一万多名随从渡沮水时，卫山及左将军疑太子有阴谋，告诉太子：“朝鲜已降服，应下令随从不得携带武器”。太子也怀疑使臣和左将军要谋杀他，于是停渡沮水，又折返王险城。

卫山回报朝廷，被处死。

随后左将军攻破沮水上军，引军包围王险城的西北，楼船将军的水军也开到城南会战。

由于右渠坚守，历时几个月，汉军都没有攻陷王险城。

包围王险后，楼船将军曾多次招降右渠，左将军则接连发动猛攻，坚持攻陷王险。朝鲜大臣中有人暗中找到汉水军接洽，准备

投降。左将军几次与楼船将军约期会战，楼船将军争于招降，都没有如约。

左将军认为楼船将军前有失军之罪，当前又一味固执招降，而右渠又拒不投降，因此怀疑楼船将军有反心。

汉朝廷见两将围城，彼此步调不一，战事一再拖延不决，派济南太守公孙遂到前线全权进行处理。公孙遂到达后，左将军报称王险城本来早应攻下，没有攻下的原因，是几次约期会战，楼船将军都不如约。左将军认为如不及时处理，楼船将军恐将与朝军联合消灭汉军。公孙遂同意这一看法，藉口在左将军军营议事，命令左将军部下逮捕了楼船将军。经呈报朝廷，公孙遂被处死。

左将军并合两军后，再次猛攻王险城。朝鲜的两个相，即路人、韩阴，以及将军王映到汉军投降，路人死在途中。

公元前108年，尼谿一个名参的相，派人杀死右渠王，到汉军投降，但大臣成已仍继续坚守王险城。

左将军命令朝鲜王子长投降。路人的儿子最，告谕百姓杀成已，卫氏朝鲜亡。

汉武帝灭亡卫氏朝鲜后，将朝鲜全域分设为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个郡，即历史上所说的“汉四郡”。

战后，左将军荀彘被定罪急功相嫉，问斩弃市。楼船将军杨仆因兵到列口，未等左将军兵到，就擅自出战溃败，本应诛杀，特准赎为庶人。

箕氏、卫氏朝鲜，其统治阶层，据上述最初都是来自中国。居民中也有不少是华夏人，他们或因逃苦役，或因避兵乱，或系受招引，有时乃至成千上万地流徙到朝鲜。但居民中的大多数则是早就生息在鸭绿江、图们江南北两岸的古老土著民族涉貊族。

汉四郡在最初设置时的范围，也就是卫氏朝鲜灭亡前其全域

的范围。

当初，临屯郡的故地，大体上即今朝鲜的江原道。真番郡包括今朝鲜慈悲岭以南黄海道的大部分及南汉江以北京畿道的一部分，西临今黄海，东与临屯郡相邻。乐浪郡西北以浞水即今清川江与辽东郡为界，东北以今朝鲜境内熙川、宁远之线，东以今北大峰山脉等与玄菟郡为界，西临今黄海，南与真番郡相接。玄菟郡东临今日本海，东北至今图们江流域，西北包括今辽宁省新宾、清原二县，东南与临屯郡相接。

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南岸，现在仍有以“乐浪”命名的一个区。区内的台地上有土城址，略呈不规则形。东西约 700 米，南北约 600 米。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柱础石、甬路、井和下水道等建筑遗迹。城址内出土的遗物相当丰富，历年采集所得有砖瓦、封泥、陶器和铜铁器等。瓦当上除常见的云纹外，还有“乐浪礼官”、“乐浪富贵”、“大晋元康”等铭文。特别是封泥，除吞列、华丽二县外，乐浪郡所辖的其它 23 县的令或长、丞、尉的官印，以及“乐浪太守章”、“乐浪大尹章”都有发现。这些遗迹遗物充分证实这里是汉、晋乐浪郡治朝鲜县的故址。

卫氏朝鲜及其前的箕氏朝鲜的王都王险城，在设置汉四郡时降等为乐浪郡治朝鲜县。据此可知现今平壤市乐浪区的土城址，亦即箕氏、卫氏朝鲜王都王险城的故址。^④

汉四郡经过废合后，前汉后期的乐浪郡共辖朝鲜、粘蝉、带方、长岑、屯有、昭明等 25 县。

后汉末，公孙康分乐浪郡辖下的屯有县以南地区置带方郡，郡治在带方县。

除前述的乐浪郡城址外，考古已证实的郡县城址还有：带方郡及粘蝉、长岑、昭明三县的城址。

带方郡城址位于黄海南道凤山郡石城里。城址略呈长方形，东西 556 米，南北 730 米。城址内出土有东汉到西晋的纪年砖，如光和五年（公元 182 年）、泰始七年（公元 271 年）、泰始十一年（公元 275 年）等。城址北面发现的墓砖上有“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大岁戊申渔阳张抚夷”的铭文。表明：张抚夷是渔阳即今北京市密云县人。葬年戊申，即晋武帝太康九年（公元 288 年）。这些遗迹遗物充分证实这里是带方郡治带方县城的故址。

粘蟬县城址位于平安南道龙冈郡城峴里。城址略呈长方形，东西约 1500 米，南北约 1300 米。城址东北遗有元和二年（公元 85 年）的粘蟬神祠碑。碑铭的内容为粘蟬长向山川之神、平山君祈求百姓安宁，五谷丰登。此碑是韩半岛已发现的最早的石刻，也是确定粘蟬县城址的有力物证。

长岑县城址位于黄海南道信川郡凤凰里。在这里考古发现长篇铭文：“守长岑县王君，君讳乡，年七十三，字德彦，东莱黄人也。正始九年（公元 246 年）三月廿日，壁师王德造。”证实这里是长岑县城的故址。

昭明县城址位于黄海南道信川郡土城里。城址呈长方形，东西 500 米，南北 200 米。城址附近的墓砖上有“太康四年（公元 283 年）三月昭明王长造”的铭文，证实这里是昭明县城故址。^⑤

前面，已证实粘蟬县即今平安南道龙冈郡。

《汉书·地理志》乐浪郡吞列县下，班固自注：“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粘蟬入海，行八百二十里。”

据此可知：“列水……西至粘蟬入海”，即列水西至龙冈郡入海，列水即今大同江。

前面已经证实：箕氏、卫氏朝鲜的王都王险城，即今平壤市乐浪区土城。

《资治通鉴》卷21，汉武帝元封三年纪事，“列口”下，胡注：“班志，列口县属乐浪郡。……余谓其地当列水入海之口。”

前面已经证实：列水即今大同江。

据此可知：列口当在大同江入海口之近处，并表明前面提到的，杨仆兵到列口（今大同江入海口附近），未待荀彘兵到，就擅自单独进军至王险城（今平壤市乐浪区土城）下，是完全符合这一带的地理条件的。

原乐浪郡各县的墓葬，一般称为乐浪墓葬群。其中以乐浪郡治址南面的墓葬群最为有名。总数在两千座以上，多为方形封土的坟丘墓。这种墓葬形制是中国周汉时期最为通行的形制。墓葬的结构主要为木椁墓和砖室墓两种。其砖砌和木工的作法，木棺的样式，乃至细微到一块砖上的花纹或一个榫卯，都和中国中原地区的汉代古墓了无差异。随葬品丰富多采，几乎包括一个属于剥削阶级的汉朝人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什物。代表汉代铸铜技艺的博山炉，在盘中平伏了一个昂首的龟，龟背上立着展翅的鸟，燃香的玲珑透空的山形炉就顶在鸟的头上。一张漆案的案面上是汉代四川漆工画的云气、鸟兽等图案。古代画家不顾漆的粘性，竟能画得那样婉转流利，足见技巧之熟练。朱漆碗和羽觞上也画着鸟形和几何图案，大都是红黑二色，黑漆朱绘之，朱漆黑绘之。漆器上有铭文标记着漆工和工官的名字。乐浪墓葬群及其丰富的随葬品，充分反映其属于汉文化，也具体体现了当时中韩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⑥

仅在秦末战乱时期，流徙到朝鲜的燕、齐、赵等地的流民就有数万之多。像渔阳人张抚夷那样，生前在带方郡当太守，死后埋在任所附近的郡县官员的墓葬，仅在今平壤市乐浪区土城南面，就有两千座之多。如此众多的华夏人居住在朝鲜，无怪乎西汉扬

雄曾把“北燕、朝鲜冽水（今大同江）之间”（《方言》卷五）列为汉语方言区之一。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坠何而死 当奈公何

这是一首在中国脍炙人口，广为传唱，曲名为《公无渡河》^⑦的汉乐府诗。故事内容，据《古今注》云：“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之不及，遂坠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此曲，声甚凄惨，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语其妻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坠泪饮泣。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

前面已经提到，设置汉四郡时，卫氏朝鲜王都王险城降等为乐浪郡治朝鲜县。朝鲜县故址即今平壤市大同江南岸乐浪区土城。

据此可知：《公无渡河》这首诗歌产生的时间，大体是在设置汉四郡之后。诗歌故事中的“朝鲜津”，大体是在今平壤市大同江南岸乐浪区土城附近。

注 释

① 《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中的“乐浪朝鲜”系地理概念。乃指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分其地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四郡后，乐浪郡及其治所朝鲜县。“乐浪朝鲜民”则系指这一地区过去在箕氏朝鲜统治时期的百姓。盖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将其王都王险城定为乐浪郡治朝鲜县。

②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否定箕氏王朝及卫氏王朝的统治阶层系来自中国。他们认为古朝鲜（即箕氏、卫氏朝鲜）的统治阶层，乃古朝鲜的土著人。关于这种观点，李址麟博士对卫满的民族出身的论证，最具代表性。

李址麟著《关于古朝鲜的位置·前言》（《古朝鲜论文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卫满也一直被认为是燕人。因此卫氏朝鲜也一直被认为好像是汉人统治下的一个国家。但是从卫满的具体行

动，以及直到他掌握王权的过程来看，根本不能把他看成是燕国的汉人。他也是一度归化燕国，以后又回到祖国的古朝鲜人。他一度为汉朝廷服务，以后回到古朝鲜，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古朝鲜社会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在公元前194年，打倒古朝鲜准王的旧政权，从而建立了他的新政权。他坚持反对并与汉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卫氏王朝维持了九十年。后来由于汉武帝的侵略，才最后灭亡。”

李址麟著《秦开和卫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1962年5月）：“如果卫满是（中国汉朝的）燕人，那就不能不指出如下一些对中国史料本身来说解释不通的事实。

据《史记·朝鲜列传》和《魏略》的记载，我们知道有关卫满的如下一些事实：

1. 卫满到古朝鲜时，穿的是朝鲜服装，头上挽的是朝鲜式发结；
2. 他一到古朝鲜，马上就能出入古朝鲜王宫，与准王自由进行交涉；
3. 准王宠爱他，把他拜为博士，同时封给他百里的土地，让他在西边与汉朝接壤的国境线地带防御汉势力的入侵；
4. 文献记载说明：他在公元前195年进入古朝鲜，于次年即公元前194年就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
5. 他一度为汉政权服务，但后来背叛了汉朝。进入古朝鲜，登上王位后，仍继续与汉势力对抗。直到卫氏王朝灭亡为止，在大约百年期间，朝鲜与汉朝一直处于敌对关系，后来终于被汉武帝灭亡。卫满的孙子右渠对汉势力的侵略，一直抵抗到底，最后是战死的；
6. 卫满夺取王位之后，国号仍称“朝鲜”；
7. 卫满发动政变时，得到真番朝鲜人的支持，并与之合流。

《史记·朝鲜列传》：“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魑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淡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司马迁说：“卫满服属真番、朝鲜人。”我们认为这是司马迁歪曲事实的笔法。古朝鲜人民当时和汉势力顽强对峙，进行着不懈的斗争，说他们无条件屈服于没有任何武装的卫满，是毫无根据的。如果如司马迁所说的，卫满真是汉人，那就更是如此了。

如果卫满是（汉朝的）燕人，就不能合乎情理地解释以上的事实。